

以中国为主场的首次传染病国际会议

-记共创医学伟业的政坛同行者施肇基

方益昉

1911年4月，东北奉天（今沈阳）举办过一场百人规模的现代医学国际研讨会，中国作为主办方，邀请来自欧美与日本的世界级医学专家，莅临出席。这是自黄帝开天辟地，也是《黄帝内经》主宰华夏传统医学几千年来，首次由中国官方发起并操办，探讨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医学成就盛会。朝廷知晓主场历史定位，派遣钦差大臣前往，开场白摘要如下：

“我不揣冒昧斗胆请求诸位特别对以下诸点进行深入探讨

1. 鼠疫的起源和传播方式及处理流行的方法。
2. 它是否与满洲地方性疫源地有关？倘若如此，应对它的最佳方法是什么？
3. 是否肺鼠疫细菌之毒性比腺鼠疫细菌的毒性更高？换言之，为何就我们所知，一种在显微镜下外形相同、细菌学实验反应也相同的细菌，在此间能造成肺鼠疫或败血性鼠疫大流行，而在印度或其他地方仅引发腺鼠疫，肺鼠疫仅偶尔发生呢？
4. 据我们掌握的医学证据，这次流行纯系人与人的传染，而没有家鼠受感染之证据。为何如此？
5. 肺鼠疫和腺鼠疫的差异，取决于何种外界环境？
6. 空气传染是否可能，或仅依赖接触性传染？
7. 是否这种鼠疫杆菌可以在人体外存活数月？倘若如此，须处于何种条件下？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问题，因为这意味着来年冬天还可能再次爆发。
8. 如果可能，为防止再次爆发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？
9. 在如此不正常的疫情条件下，贸易能在何种范围内进行，例如收入不菲的大豆贸易和皮毛的大量出口？
10. 你是否赞同按照成体系的计划，在城乡建立全民预防接种机制？
11. 你是否认为烧毁鼠疫感染者的房屋是可取的做法，或者只需对这些房屋进行消毒即可？
12. 疫苗和血清用于预防和治疗鼠疫病人的可靠性究竟有多高”？

做此发言的副部级海归大员，并非医学专业人士，但上述涉及传染病起因、防治，以及对社会生活及其外延影响的关键思考，由他本人独立完成，通过长篇英文演说，完整呈现在开幕式上。未来，即使研讨主题为其它烈性传染病，该演讲所涉的总体逻辑、宏观视野和疾病细节，照样确切合理。某些提法可称世纪之问，比如有关疫苗与血清的疗效，放在 100

多年后的新冠病毒肆虐当下，现代医学还在作为重中之重，夜以继日研究探索中。

这位官员就是施肇基 (Alfred Sao-ke Sze 1877-1958)，时年 34 岁，位居北京外务部右丞。据记录上述文字的东北抗击鼠疫主官伍连德 (Wu Lien-Teh 1879-1960) 博士回忆，当年他突然接到北京方面指示，必须在三周内，为史上首次国际医学专题研讨会，完成筹备工作。也就是说，医学专家伍博士尚来不及与施大人商议细节，所有代表朝廷的官方文稿，必须全部由这位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自己撰写，北京衙门内外也确实无人胜任代笔。



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in Session, Mukden, April 1911. Dr. Wu Lien-teh (President) with Prof. S. Kitasato on his left.

中国首次主办国际医学专题研讨会现场 1911 年

1877 年，施肇基出生于如今的江苏省昆山市震泽镇。从上海西郊青浦，往西驾驶 30 分钟许，便是晚清著名的丝蚕鱼米富庶之乡。地理上，这里是吴淞江源头，河流淌入上海境内，便改称苏州河。由于家族殷实开明，施肇基年方 10 岁，便被家人送去接受西洋文化启蒙。他搭乘小船沿着苏州河，来到现代化曙光初现的上海。施肇基先就读于沪上圣约翰书院，继而走出国门就学纽约康奈尔大学。成年后的施肇基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，就像近年整理苏州河百年变迁一样，值得落笔重构，提供后世借鉴。

一般而言，学界对施肇基的洋务外交成就，比较关切重视，对其推动中国近代医学走向的独特影响，基本予以忽视。1958 年 1 月，施肇基在华盛顿逝世。是年，其终生好友，曾获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提名的伍连德，刚好完成英文版自传。已届 79 岁高龄的名医，特意在新书扉页落笔，“作者谨以本书纪念并呈献给施肇基阁下”。施肇基仅比伍连德年长二岁，何以让同辈对其此般尊重？

施肇基出道很早，在成才之路上博得先机。他 1887 年就读上海圣约翰书院时，恰逢卜舫济接替颜永京出掌校务，有幸成为这位著名美籍校长的首批学生之一。卜校长的教育理念新式人性，促使施肇基从小形成对西式文明的正面印象，有别于当时国人的保守观念。他曾在自传中记载一件往事，有两位来校访问的传教士，途中遭受孩童石块攻击，但他俩没有责罚之，反而耐心开导规劝。年幼的施肇基，被此细节深深打动。

1893 年，16 岁的施肇基以“翻译学生”的专职身份，随杨子通（名：儒）出使美洲。翻译学生是一种相当特殊的职务设计，在晚清官场存留时间不长，但对年轻人相当有益，类似半工半读，生活安全均有保障。

施肇基有机会获得这样的好差事，与任职纽约清国领事馆的兄长施肇曾，私下指点引荐不无关系。杨儒钦使的另一位随行译员，为 1870 年代旅美幼童之一的钟文耀。他比施肇基年长近二十岁，资历老见识广。钟文耀海归之初，曾任圣约翰书院教职。他与施肇基同事过程中，所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不容小觑。

说来话长。颜永京主持圣约翰日常事务期间，恰逢钟文耀加入的幼童留学百人团计划半途而废。朝廷罔顾该团旅美近 10 年，约有 60 位同学已升入全美各大学的事实，下令所有成员立即中断学业，集体返回大清皇土，以杜绝成员被西方文化濡染的副作用。

颜永京作为 1862 年学成回国的老一辈旅美留学先驱，极其珍惜留学人才。他及时聘用百人团中，回国后一时难以找到称心职位的年轻人，来圣约翰书院担任教职，每月薪金约 30 两银钱，直到他们在官场或商界找到优厚职位，圣约翰校园中洋溢起美式青春气息。

颜永京长子从美国学成归来，更是给圣约翰带来轰动。他不仅带回了流行乐器吉它和美国校园歌曲，还有时髦的自行车。他同未婚妻外出散步，在月光下携手依偎，这样超俗的做派，在 1880 年代末的上海，简直惊世。尤其是他们的婚礼，新娘根本没有戴盖头、坐花轿，美女款款地从楼梯上走下，大方，优雅，迷人。千年的禁锢，就是这样被年轻一代慢慢突破。

施肇基是幸运的，在沪上美式氛围浓郁的校风中，提前适应了未来出国留学面临的社会环境。来到美国后，他利用半工半读的官方身份，不仅在华盛顿完成高中学业，而且在官场与社交界积累人脉经验。他顺利考入康奈尔大学完成高等学业，1902 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，立即进入官场开始从政履历。

比起富二代孔祥熙，1901 年虽然也以留学生身份赴美，但照样在海关入境时，被怀疑为非法打工者。直到伍廷芳等清国驻美高级外交官员出面斡旋，方侥幸得以进入美国。至于普通阶层的赴美华人劳工，连半工半读的机会都相当罕见。

1905 年，初入官场的施肇基随大学士端方，出访欧美考察宪政。途径马来槟榔屿时，

受到华人热情接待，这是伍连德与施肇基初次相识。二年前，伍连德从英国学成归来，行医之余热衷社会事务，参与反对鸦片等涉及权贵的活动，遭到当地既得利益阶层的嫉恨。伍连德有机会与施肇基交谈时事政局，难免涉及如何摆脱当下困境，赴中国大陆施展才华的心愿。

这样看来，伍连德晚年书写自传，不忘感谢终身好友施肇基，乃因其不仅是伍氏人生关键转型的伯乐，也是相随一生的志同道合事业伙伴。1910年，东北鼠疫发生后，清政府最初考虑出掌抗疫前线的主官人选，为海军部军医司医务科科长长的谢天宝。

此人从丹佛大学获得医学学位，回国后被赏医科进士。但谢氏深知此番赴东北抗疫，死亡风险巨大，与朝廷讨价还价要求巨额补偿，自然遭到上峰拒绝。按照伍连德自传的表达，“是他不愿远离北京，放弃了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”。危机时刻，往往最能考验一个人的胸襟与眼界，并会在未来给予意外的巨额回报，这便是命运的公平法则。

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，及时想到虽然官场资历尚嫩，但已具备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3年历练的伍连德，举荐他替代老资格的谢天宝赴东北调查、指挥消除瘟疫，继而出任更重要的覆灭鼠疫首领，负责从东北到山东的庞大防疫机构。

施肇基对此举荐任命，体现出其宏大的国际视野与政治大局观念，事实上也为一心想学有所为的伍连德，提供了向世界展示本人才华的机会，伍连德连续二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医学界的辉煌成就。第一次是短时间内迅速找到扑灭东北鼠疫传播途径的有效方法。第二次便是主持召集国际鼠疫研讨会议，配合朝廷以举国之力广邀各国专家赴华，用扎实的医学数据展示探讨从病理基础，到现场防治的全过程抗击鼠疫胜利成果。

因为，作为政务外交官员的施肇基，早已沙盘推演预见到了外交后果，“如果中国未能使用科学方法及时将猖獗一时的鼠疫扑灭，虎视眈眈的日、俄两个邻国就会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。。。。。。伍博士被认为是最佳人选，这不仅因为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，他还在英国、德国和法国从事过细菌学研究。除了英语，他还能讲德语和法语”。

不久前，义和团事件造成社会动荡，世人记忆犹新，清政府颜面尽失，类似事件不可重复，这也是施肇基成功举荐伍连德的关键之一。为此，施、伍二人在筹划东北抗疫之行前，面对面商定，两人间必须做到自由交换报告。伍连德可用习惯的英语，以便与其及时沟通，避免不必要的延误。这两位具有海内与海外履历的新一代精英，在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抗疫中强强联手，将现代化政治理念与医学技术的复合效应，发挥到了极致，成绩享誉国际。

一个世纪前，医学疾病谱上，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高居榜首。对其发病原因的基本关注，离不开提升环境卫生与营养卫生，一定程度上，生活品质的改善，直接与医学和疾病相关，个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存环境，间接反映出对医学的直观理解。

1910年12月，伍连德赴京，除了接受深入东北的艰巨任务，还与已出任京官的施肇基，南洋一别五年之后首次重逢。他应邀拜访施家四合院，此建筑虽然外观传统，但内部已经完全近代化，拥有完善的卫生设施与私宅深井自来水系统，与致病微生物传染源之间，建起了一道屏障。施肇基拥有十足的美式高等教育做派，行事果断讲究时效，也就不难解释其在主场国际医学会议上，呈现出出色的人格素养与医学常识。

首场东北前线的抗疫活动历时4个月，取得决定性胜利，但接下来的后续工作，历时几十年，期间伍连德与施肇基的合作没有中断过，也就是说，施肇基对医学的关注也没有中断过。1911年3月，伍连德收到的施肇基北京来电非常急迫。

“朝廷决定于4月初在奉天举行一次万国鼠疫研究会议。请尽速准备前往奉天，将一应事务转托合适助手。你已被委任负责整个大会组织工作。本人将在本月中旬到达。至要者诸事务必办妥。遇事可向总督大人和外事官员请教。有12个国家与会。一流专家可能来自俄国、美国、日本和德国。细菌学家北里先生可能莅临。勿吝开支。阿尔弗雷德·施（签名）”。

据此，不难体现施肇基在外交事务中，坚定独立的工作风格。他在北京已将主场亮相的前期事宜备妥，与各国驻京外交使团商议了全部会议流程后，立即命令伍连德等一线官员全体无条件执行。在国际舞台上，首次将现代化医学成就作为展示主角，在体现大国风范的时刻，多花钱不是焦点问题，古老华夏文化必须显灵，即使清国已入萧条垂暮之年。

这场国际会议从4月3日起，历时20天，主会场设在奉天，全体与会者还被精心安排去大连、旅顺和哈尔滨等城市访问。前方筹备人员，只有区区三周时间，必须按国际化现代标准，布置落实衣食住行等基本接待内容。

比如，将一座空置许久的传统民居大宅院，打通内部几个花园院落，通过游廊连成一体，全新粉刷之后成为临时的高等级宾馆。客房配备全套家具、弹簧床垫、电灯自来水、铸铁取暖设备以及自备洗浴和卫生间等当时民间极其少见的设施。

会议大厅至少容纳150人。餐厅同时供给100位客人，每日三餐及英式午茶。服务人员24小时伺候，费用全部来自朝廷拨款。日本、英国的与会代表，会议开始之初，还自己安排熟悉的食宿，结果比较下来，发现主办方的接待规格更好，当然不会放弃享受皇家待遇。

会议开幕式上，施肇基在东三省总督锡良致欢迎辞后，作为朝廷钦差大臣直接用英语，阐述了由他亲笔拟定的十二条疫情处置重点，没有废话直奔主题，其对医学专业的熟悉，对科学思维的把握，着眼点基于医学，又具备社会、贸易等政治全局的宏观考虑，令当今医学史研究者难以置信。百多年前，具有西方学术训练的清代中央，确有承上启下的精干官员。

可以这样说，如果没有施肇基的推荐合作，中国就不会在20世纪初叶，出现名扬世界

的现代医学代表人物伍连德，他以马来西亚华侨身份，长期在华履职，有关医学成果，一再作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亮点。

1926年4月起，施肇基在外交政务百忙间隙，出任当年中国最著名的协和医院董事会主席。在此期间，他试图将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公共卫生教育创始人之一的颜福庆博士，引入并立足在协和医学体系内，打开一条新通道。

为了实现中国医学现代化，施肇基功不可没。